

升菴先生年譜
汪直傳
吳少君遺事

鵝池生傳
張邦昌事略
螺冠子自敘
附傳贊

徐海本末
劉豫事蹟



張
邦
昌
事
略

王
偶
撰

中
華
書
局

張邦昌事略

此據學海類編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張邦昌事略

承議郎權知龍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沿邊都巡檢
使借紫王稱撰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爲瀛州教授
召爲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居舍人拜中書
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犯濫邦昌坐訓導無素
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久之以右文殿修撰知洪
州入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宣和元年除尙書右丞改
左丞遷中書侍郎當主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

金人分道入寇幹離不以兵嚮京師邦昌持不可否於其閒時論罪之徽宗既禪位于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犯京師遣李稅鄭望之使幹離不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爲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卽以爲軍前計議使以邦昌副之遂詣虜營會姚平仲議夜叩虜砦欲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金人知之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刼砦以敗還幹離不以責邦昌邦昌曰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

結集爲此舉耳幹離不曰謂爲賊邪焉得如許之眾相公但可諉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金人不欲畱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尋以邦昌爲太宰兼門下侍郎未幾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是歲金人再犯京師二年欽宗出郊而吳玠莫儔自虜營持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策命孫傳張叔夜讀詔號慟卽以懇請乞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卻之玠儔督脅道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郊且督舉異姓於是召百官會議時都城先聞傳虜

中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僧道僉狀推舉
不卽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虜意
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
議狀云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勲德在民或
權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伯有天下方爲
人所樂推今來大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
淺率皆怒下註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
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必爲百姓忿疾立至
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選用張

邦昌以治國事如別有道德隆茂爲天命之所歸者乞
賜選擇金人取孫傳張叔夜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檜
以狀論列云檜身爲禁從職當臺諫荷國重恩甚愧無
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
檜盡死以報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趙
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
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
帝至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旣允其議已布聞於中
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鑾輿服御之所用

割兩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縣地數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城而決廢立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道君誤聽姦人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

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蕩之
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忘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議天
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國而歸宋矣且
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
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
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大金自去歲用師中國
入境征戰已逾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
兵華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經戰陳將帥未得其人也
使異日士卒精練將帥得人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

之興亡必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
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
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
所致亦邦昌爲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
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
爲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
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
也槍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
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

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之利也金人怒取檜以去吳
开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尙書令聽事及西府
以待之虜使來趨班邦昌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
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眾又泣勸再三乃止金人奉冊
寶以三月丁酉立邦昌邦昌北望拜舞跪受冊曰咨爾
張邦昌宜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冊訖遣
關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帥百官遽拜邦昌立回身面東
拱手而立以吏部尙書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兼領尙
書省翰林學士承旨吳玠權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尙書

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延康殿學士李回權尙書右丞尙書左丞馮澥仍舊職初邦昌之入也呂好問謂邦昌曰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向公者畏金人爾金人旣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好問曰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心共戴爲公計者曷以太物歸之乎好問所以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扶趙氏爲己任也邦昌唯唯好問因移書康王曰今二聖已去願大王自立爲宗廟社稷計以雪二聖之恥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

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但書銜仍莅舊職王時雍等諂之好問曰受命于上不可改也邦昌下令曰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度御史臺覺察以聞又曰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失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

昌前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金人索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虜酋以免遂往青城見虜酋致謝因而議乞存趙氏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甯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併借金銀犒賞虜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卯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望軍前遙拜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虜酋云孫傳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畱寘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忠於

宥使獲旋歸不報邦昌如虜營所過起居今日並宜蒙
寬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二酋見邦
昌所致書乞還孫傳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
日事耶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
而動邦昌懼不能答四月二帝北狩虜騎亦退辛酉邦
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
今四城之外便是蕃人欲赦他誰况公權攝當俟復辟
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人知天
下已還趙氏且速遣使請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狂虜

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刪元祐皇后則曰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卽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齋咨目至大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酋之令遷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屬劫質虜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傳